

一束往事的追忆

YISHU WANGSHI DE ZHUYI

俞灏东 杨秀琴 著

想起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初期欣欣向荣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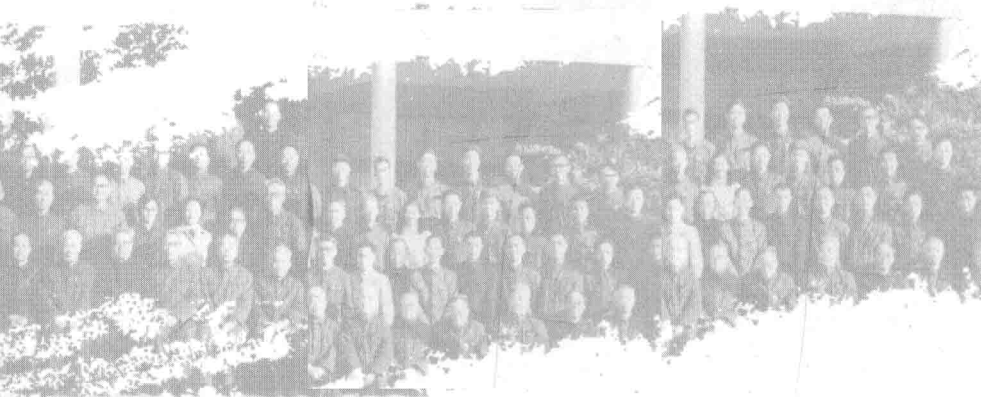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宋往事的追忆

YISHU WANGSHI DE ZHUYI

俞灏东 杨秀琴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束往事的追忆 / 俞灏东, 杨秀琴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7-05815-1

I. ①—… II. ①俞… ②杨… III. ①回忆录—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6065 号

一束往事的追忆

俞灏东 杨秀琴 著

责任编辑 周淑芸

封面设计 沈家菡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4987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4.5

字 数 9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815-1/I·1432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比翼教授夫妇 教书育人师长

——俞灏东、杨秀琴老师印象点滴

◎ 谢保国

宁夏大学建校至今，几代宁大人那股子勇往直前不怕困难、信念坚定诚信做人、无私育人教学相长的精神，给宁大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其中，有许多对教授夫妇，他们同甘共苦、比翼双飞、互敬互帮、治学攀登的业绩是宁大光辉篇章中亮丽的部分。俞灏东、杨秀琴二位老师，就是宁大比翼教授夫妇、教书育人师长中的一对。俞、杨二位先生，都是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随后又入北京俄专（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深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1961年响应党的号召，分别从外交部和《俄文友好周刊》来宁夏大学任教。俞先生一直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杨先生除1963年在中文系讲授过一年外国文学外，其余时间均在外语系从事俄语、英语教学工作。他俩都是信仰坚定的中共党员，都是宁夏大学教书治学并行、育人做人并重的教授。由于几十年口译笔译成果卓著，2001年，夫妻二人双双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俞先生还于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1992年开始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此殊荣的，在整个宁夏大学，也只有三四人而已。俞、杨二先生教书做人治学业绩，这篇仅仅几千字的短文，是无法叙说清楚的，只从点滴印象入手，做些掠影式的捕捉。但愿能以斑窥豹，而使读者对俞、杨二先生有所认识。本文拟从教书与治学并行、育人与做人并重、在岗与离休一样三个方面叙说。

教书与治学并行。俞、杨二位先生无论是在岗教书的课内课外，还是离休发挥余热的日日夜夜，始终坚持教书与治学并行。他们认识到，从事教学艺术活动的每一个老师，既要有较扎实的知识结构，还要不断地探究本学科的理论深层与前沿新知。有探研，就有汲取，有汲取，知识就会丰富，心中就有体悟。这样，教学艺术活动自始至终都会处于活跃强劲的状态。尽管俞老师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杨老师在外语系从事俄语与英语教学，但学科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俞、杨二先生的教学与治学，一直是紧密合作、相辅相成的。二位先生的治学，是与所教内容紧密联系的探研，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论著教材建设，特别是过去一向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南部非洲文学教材的建设，首开先河，在国内是独树一帜的。因而引起大百科全书主编姜椿芳先生的关注，委托俞先生撰写《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南非作家的条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二集）中俞先生的论文被选入并公开出版后，俞先生合著、参编的著作共有23本之多。其中，1982年由宁夏大学内部印行的《亚非拉文学作品选》（五册），在外

国文学教学界是有着开创性质的探研成果。自此引发的对东方文学领域的研究，受到著名学者季羨林老先生的重视。因此，季老先生对俞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直到21世纪，宁夏人民出版社高伟社长一行访问季羨林先生时，他在谈到认识宁夏原来的主席黑伯理时，还说道：“还有宁夏大学的俞灏东先生，我们也很熟悉。”亚非拉文学与东方文学的研究及其相关教材与论著的出版，拓展了高校外国文学的领域，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前外国文学只讲俄苏与欧美的窄小框子。其次是翻译创作。俞、杨二先生的俄语水准都是一流的。他们在教学之余，除了应政府、企业之邀，做一些口译活动外，笔译一直没有间断。笔译主要是由俄文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别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也有中文翻译成俄文的。两人合作翻译的作品居多，单独翻译的也有。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内容包括文学、外交、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口译与笔译，对学生的示范引导作用是较大的。俞、杨二先生的深切体会是，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技巧，而是对中外文化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果不熟知被翻译作品国家的风俗、历史，还有一些常用谚语等，常会把作品的含义搞错。俞、杨二先生先后翻译出版发行的译作共有二十多种。诸如由他们从俄文翻译的《莫斯科—明斯克师》（兰州军区内部出版）和由他们校译的《西夏箴言集锦》（刊于《宁夏艺术》），为军事研究、西夏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至于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译作，如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政论文《和平的胜利》《人民的意志》、波列沃依的《论报纸中的特写》、法捷耶夫的《伟大的感情》等，则直接影响促进着他们的教学。而教学，又是最先检验与应用

治学成果的活动。教书与治学并行，受益者既是学生，也是老师自己。

育人与做人并重。教学的目的，并不仅是给学生传授知识、开启发展其智力，而且是培育学生成为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阐述的，是人的“生命的生产”的蕴含。当然，“生命的生产”，还不仅仅是指受教育者，也包括教育者。俞、杨二位先生从教的几十年中，所遵从的育人与做人并重的信念，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生命的生产”的命题的。二位先生，育人与做人并重，既是上课、辅导，与学生相处的时间里的言行举止的自然表露，也是自己与同事、邻里相处的交往原则，更是理想信念终生奋斗的坚定目标。二位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初上大学开始，就有着追求民主进步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随着时日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也变得越来越坚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可是，在旧中国，由于向往光明，追求真理，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俞先生曾两次被国民党高校开除学籍，特别是1948年在担任北师大学生会主席时，被国民党政府以“匪谍学生”罪名下令全国通缉，他机智脱险，于返家途中在永宁被马鸿逵政府逮捕入狱，后解送兰州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羁押。1948年底，因国共和谈，形势和缓，得以取保获释，辗转进入山东解放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正是“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曾产生信仰危机的年代里，俞、杨二先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俩在担任班主任期间，总是谆谆告诫同学们，要有理想，要有信仰。当同学们问他们：“你们怎么还不是党员？”他们便坦言：

“正在积极追求，组织还在考验我们。”在他们看来，做人既要诚实、上进、好学、无私，要像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更要有崇高的革命志向，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严重的冲击，但从不把这些委屈挂在嘴上，更没把曾经给自己贴大字报的老师们视做仇敌。而是用一种宽阔的胸怀谅解宽容他人，用一种睿智的眼光向未来远眺。他们的女儿俞任远，总认为父母对其他同学比对自己宽厚。其实，他们把每一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他们这种孜孜不倦、矢志不渝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共产党的热爱，是他们育人做人并重的中心。

离休与在岗一样。20世纪80年代末，俞、杨二位老师先后离休。虽然离开了教书育人的岗位，但是他们培养才俊，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心愿没有发生变化。他们利用担任宁夏翻译工作者协会领导的条件，动员了一些愿意为教育多做一份贡献的人，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先后举办了初、中、高三级的英、俄、日、德、阿拉伯多语种的业余培训班，为许多学外语、考学、评职称的中青年们补习外语。先后参加这种补习班的人达六千多人次。诸如现在中央电视台做播音员的鲁健，就是在他们举办的外语补习班，上完了英语中级班又上英语高级班，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广播学院。还有现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袁汉民，当时在学员中年龄较大，他不仅学了英语，并且又学了俄语，那种锲而不舍的刻苦学习精神，也给俞、杨二位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的十一年里，俞、

杨二位先生风雨无阻，既做管理组织工作，也带班上课，那种一丝不苟的教风，一如在岗上课。他们不仅教书育人如在岗位，做人治学，也一如既往。离休之后，俞、杨二位先生还先后参加了《犹太名人传（文学家卷）》（河南文艺出版社）和《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译文出版社）等的撰写工作，翻译出版了《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帮人校译了《宗教与教派》等著作。至于帮助中、俄一些政府机构与企业翻译的中、俄各种宣传资料、鉴定报告、产品介绍等，至少也有数十万字。另外，还帮助一些翻译者做文稿的校译修订工作。作为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尽管身体已不如壮年时候，但是做起翻译工作来，兴致依然很高。例如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尔费罗夫所著的《科学与社会》一书，二位先生原来受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之托，只是想把译稿大致看看，当发现错译和不恰当翻译的地方太多，便从头到尾校译了一遍。俄文作者当写到盛名之下，吹捧是巨大考验时，用了一个比喻，讲“被人吹捧的考验是最难经受的考验之一”，而原译者则按字面意思译成“铜管试验是最困难的试验之一”。像这样涉及俄罗斯风俗、民情以及文学的比喻象征的句段，只有像俞、杨二位先生熟读俄文原著作品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才能积累起俄罗斯文化的深厚底蕴，才能把一些比喻、象征、俄罗斯民谣俗语等，较准确地予以翻译。俞、杨二位先生离休后的心态既是平和的，也是积极向上的，他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仍然是年轻时的快人快语、诚恳坦直。这正是曹操《龟虽寿》中所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一种精神境界。

前 言

2012年10月1日国庆节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小女儿俞重远接我到北京暂住。一天晚上，大女儿俞任远从她的住处风风火火地赶来，让我们赶快打开电视看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的专题片《一家三代的异国恋——记李立三夫人李莎》。因为她过去常常听我们说起上世纪50年代初，李莎是我和爱人杨秀琴在北京俄专学习时的老师。

看完专题片后，不禁联想起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欣欣向荣的日子，当时虽然处于我们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时期，物质不如今天丰富，不论领导和一般干部均享受供给制待遇，但当时人们普遍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体现的以国事为重的原则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处处事事以身作则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久效仿和纪念，笔者不揣浅陋，将和爱人杨秀琴近些年写下的《一束往事的追忆》，其中包括一篇《怀念敬爱的李莎老师》结集奉献。如能付梓，定当捧呈给98岁高龄尚健在的李莎老师一睹。

目录

CONTENTS

- 001 || 比翼教授夫妇，教书育人师长
- 001 || 前言
- 001 || 兴亡史上旧有名
——闲话梓里灵武
- 005 || 追忆徐梦麟老师
- 012 || 1938年日机轰炸银川
- 015 || 负笈陕南求学
- 021 || 我所经历的北平师范学院学运
- 027 || 被国民党传讯到全国通缉的始末
- 047 || 忆往昔，峥嵘岁月
——亲历新中国开国大典
- 050 || 怀念敬爱的李莎老师
- 055 || 同志情谊，永志难忘
——记国际新闻局
- 065 || 我所认识的龚澎

- 070 || 追记随新华社代表团访苏
- 077 || 近距离看到的周恩来
- 081 || 印象中的张闻天
- 086 || 同邓拓同志的一段交往
- 089 || 冠盖满京华
——记新中国五周年国庆及其他
- 093 || 一次群贤毕至的盛会
——追记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
- 104 || 永远以布衣示人的学者
——我印象中的季羨林先生
- 111 || 师德永存
——追忆姜椿芳同志
- 117 ||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再记对姜椿芳先生的点滴印象
- 122 || 平易近人的习仲勋
- 126 || 亲身感受到的“恩来精神”
- 131 || 后记

兴亡史上旧有名

——闲话梓里灵武

我于1924年2月11日生在古灵州，这一年的这一天按阴历算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们乡间平常说的“人七日”，这一天依照旧俗家家户户都要吃长寿面，所以我小时候常常夸口说，我的生日很大，大家都要为我过生日。我的故乡对于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穷乡僻壤，但在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的兴亡史上，却是个大有名气的地方，它就是《明史纪事本末》中所提到的“玄宗幸蜀，肃宗继位灵武”中的灵武，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灵武市。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李益所写的名篇《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首诗中所说的受降城就是现在的灵武县城。当然，也有人对灵州城即受降城持异议，认为受降城在内蒙古境内的临河一带。我认为说灵州城即受降城这起码也是一家之说，是否确切，有待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确认。

灵州城在解放前未被拆除（毁掉）之前，那的确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城池，砌城墙的砖非同一般，形状怪异，据说城砖是由糯米浆水和泥烧成的。我小时候常听人们说“砖包灵州城，铁打洪广营，纸糊宁夏城”。这说明了灵州城的坚固和不易攻破。

我们过去按照旧例，认为肃宗既然在灵州即位，那就应该有什么紫禁城之类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安史之乱，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即位灵武是一种急就章，是应急的措施，以便即位后可名正言顺地以在位皇帝之名，率各地勤王之师，甚至让郭子仪到回纥借兵，讨伐安史的叛乱。据《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的记者庄电一在一篇文章中说，唐肃宗就是在灵武城南门的城楼上即位的。

灵武县城只有三个城门，即南门、东门、西门，没有北门，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由于防御的考虑或是防风沙的原因。南门正门上的城楼我记得不是两层就是三层，高耸在城门上，很雄伟，完全可以和北京正阳门，也就是前门的城楼媲美。南门城楼的东边有一个很宽阔的马道，人们排成

队甚至马车可由此走上城墙，而城墙也很宽阔，马拉的轿车完全可以在上面行驶。在南门正门的外面还有一个很小的瓮城，瓮城的门是朝东开的。灵武县城的西边是一个苇子湖，其他三边都有护城壕，可以从西边的湖中放水入护城壕，而灵武县城往南通崇兴寨（旧称大寨子）和吴忠堡的大道就经过护城壕，上面有木头的桥板和护栏。

古灵州城耸立在西湖边，城西是一片芦苇湖，四季不干，据说下面有泉眼。秦渠从青铜峡开始，经过金积堡、吴忠堡，然后从灵武城东俗称沙边子的丘陵地流过，灌溉两边的田地，然后又流入黄河。因此，城西和城南近处的田地一般叫作湖田，适宜于种植水稻或间种豆类或小麦，而东边秦渠两边的田地一般叫作高田，除栽种果树外，在旧社会大都种植罌粟（由罌粟液汁晾晒的罌粟膏即鸦片烟膏），当时灵武一带出产的鸦片烟膏称西口土，非常出名。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古灵州的地方比较大，直属管辖的地方有吴忠堡、金积堡、磁窑堡、石沟驿、横山堡（水洞沟所在地）、清水营等。我外祖父家就在横山堡，我小时候曾去过一次，他家不远处就有一座城池，大部分被黄沙埋没，只露出很少一部分城墙凹凸形的砖墙垛口——雉堞，不知是什么年代的。他家当时饮用的水是靠牲口用木桶从一条小溪流中驮回来的，这条小溪就从北边离他家不远处的边墙（当时当地人称明长城为边墙）下流过，边墙外就是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

我家坐落在一进灵武南门的南什字街上，坐西向东，距南门城门楼约200米。还记得小时候常在晚饭后，坐在大门的门槛上，看着高耸的南门城门楼东侧天空中的水平星，看是大平灌小平，还是小平灌大平，猜测第二天天气的变化。后来长大一些，上了宁夏简易师范，暑假回家，晚饭后坐在大门的门槛上乘凉，一边看着天上的银河系，一边顺口背诵杜牧的《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

卧看牵牛织女星。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和爱人从北京调银川工作。80年代初，二女儿从西安带小外孙到银川探望我们。有一天，小外孙在我们居住的简易二层教授楼上突然问我：“姥爷，你们那时候上什么幼儿园？”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只好回答说：“我们那时候哪能像你们现在，能有什么幼儿园上！”我当时顺手把这一问记在记事簿上，将来一定要把这一问写出来，让后人都知道。

我和小外孙生活的时代不同，童年时的生活和苦乐也不同，但童年和故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忘怀和被常常说到的，比如我小时候坐在门槛上看天象和后来小外孙的天真一问，都是童趣可爱，值得大书特书和粲然一笑的。

追忆徐梦麟老师

我认识徐梦麟老师是在1938年的春天。那年春天听到在府城（当时我们外县的人都把现在的银川市称作府城）南关居住的郝文元先生传来消息，说马鸿逵在年前把宁夏师范的学生都弄去编入了他的教导团，所以，宁夏师范那年要在春季招生。我当时还在灵武县立小学读书，小学还没毕业，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机会不能错过。就伙同同班同学谢瑞祥（是他认识郝文元先生并得到消息的）、苏生福、李永茂、堂兄俞愷五个人赶到府城，在郝文元先生的热情接待和帮助下，顺利考入了宁夏师范。

当时的宁夏在马鸿逵的统治下。马鸿逵要扩充自己的势力，包括兵力和财力，所以除去抓壮丁，就是鼓励广种罌粟，在金积、吴忠、灵武秦渠灌溉的地方，土地肥沃，出产的鸦